

韓

非

子

集

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

長沙王先慎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

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

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先慎曰廣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

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先

慎曰重人非此之謂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

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

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尙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

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渭云爲當作謂舊注未謬先慎曰爲謂古通不必改作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

且燭重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

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

之外矣

言必見消除也

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既不

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

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

盧文弨曰注所下衍存字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先慎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

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先慎曰訟說也臨見此謂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噲為秦使燕而為子之之類注

謂重人有事敵國為訟冤非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

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

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

非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

談者謂為重人延譽。先慎曰

養祿二字當衍其一

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

其仇

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

臣亦謂法術之臣也

故

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顧廣圻曰弊讀為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慎曰本書蔽

多作弊姦劫弑臣篇云為姦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難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是也

凡當塗者之於

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

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

若夫

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即就也就主

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進身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注訓自進為己自進舉之人

誤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

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

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冤則君無德而誅之。先慎曰注訟即說是也又以訟冤釋之非眾上

脫又字無德當作無得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

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

勢卑賤

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世作勢先慎案作勢是此對官爵貴重言不當作世今據改

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

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當有近字上文希不信愛非有所信愛之親皆作信愛此承上言明愛信二字誤倒注亦作近愛信則

其謫其數不勝也

數理也

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

意與同好爭

重人與君同好。王渭曰好下當有惡字

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

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

重人與一國為朋黨

其數不勝也法術

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

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顧廣

圻曰又當作猶舊注未謬

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

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

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亟况得與言乎此旦暮獨訟於前反對

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

法術之士言舊注誤

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樾並訓此道字為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

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  
歲數而又不得見言則道為時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  
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主篇正作奚時得進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

得不危

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

與字今據趙本增

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

舉以為罪而誅之。先慎曰乾道本公上無以字依下文當有今據張榜本增

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

私劍而窮之

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先慎曰乾道本僂作僂顧廣圻云今本僂作僂先慎案僂與戮通

僂字誤改從今本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

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

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已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

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

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

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本名作明謫先慎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

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崔注藉繫也其人可以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

以外權二事

平說舊注誤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

外權矣也

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

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

不待見功而爵祿

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

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

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

也

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雖下有國字先慎曰注以越國連文是所見本雖字即國之誤夫越微逗

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為况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為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今有國

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

大臣專國常有

謀君之心即亡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

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

者也

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亡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亡國類於越國故也。先慎曰拾補不

智作不知盧文弨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爲知顧廣圻云兩類字當作賴賴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先慎案既讀爲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似也知己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國之不似已之國也顧改類爲賴非與城亡也孫詒讓曰生字衍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

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

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

慎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與死人同病者不可

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

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

人論智也先慎曰人主篇因上有入字下同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



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

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愚人之行程於不肖

則賢智之

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

身

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絜下旁注潔字盧文昭云潔藏本張本俱作絜下同先慎案乾道本

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絜字通用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

智者謂智謀之士也

其修士

不能以貨賂事人

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

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

治

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

智之士不事左右即謂貨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

不重說似有脫文誤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

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辨因衍其修士三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

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慎曰俞說是

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

請謁矣

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先慎曰人主之

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

之言起矣

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

治亂之功制於近習

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

亂也。類廣圻曰亂當作辯舊注誤先慎曰張榜本亂作辨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

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

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先慎曰乾道本

而作則顧廣圻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

不以功伐決智行

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

伍審罪過

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

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

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

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

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

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說非公訓為共荀子解蔽篇此心

術之公患也語句正同楊注公共也是其證又案注當患應作為患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

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

○顧廣圻曰與當在相字下

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

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

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

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

臣利在朋黨用

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

國主更稱蕃臣

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

而相室剖符

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

之剖符也

先慎曰

趙本注授誤投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

譎証也設詐謀以証誤於主也

先慎曰乾道本注

証作誰誤改從趙本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

二三

變謂行譎証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

有二三當作有一

是王先謙曰主勢變謂國君相嬗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

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

人矣

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

盧文昭云臣藏本張本俱作人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

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

汚而不避姦者也

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

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

大臣挾愚汚之

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

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漁

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

比周相與

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

先慎曰注乾道本忠作心改從趙本

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

雷同是非使國

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

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願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

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

著不悉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

○顧廣圻曰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又非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

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為難也

○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難也舊注非趙本注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吾之所謂其不可循脫失字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盧文弨曰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案佚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驕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橫失二字顧謂極驕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

盡說情此雖是難說情此雖是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知

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文弼曰注唱字誤從口旁先慎曰張榜本知誤之。所說出於爲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

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爲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疏遠矣。盧文弼曰注爲已當作謂已先慎曰爲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苦陞令上計而入多之類

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已無相時之

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弼曰注爲已當作謂已先慎曰此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

也。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

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

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弼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

如晉文公行爵先雍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盧

季而後舅犯之類文昭曰語史作而先慎曰御覽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

四百六十二引語作亦敗作禍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

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

者及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闕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

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

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盧文昭曰彼顯有所出事

下史作適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

所爲當作既知所出又知所爲先慎曰盧說是隱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規異

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  
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先  
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  
也知讀爲智當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

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周澤未

渥也而語極知先慎曰語極知謂說已盡其智說行而有功

則德忘盧文弨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忘不作

改也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

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

危身之道也盧文弨曰注羞始生羞疑妬之誤若袁紹之於

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卽下鄰父以牆壞有盜因疑鄰父

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

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

記亦有者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

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

必以不許而興怒故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

強其所不能爲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



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昭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

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

閒代也論大

作不許之本耳

德宏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先慎曰此篇皆對人君而言斷無薦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大臣與焉論其臣而

即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

為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己為代己誤閒讀為

諫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

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則以為

記作竊權案賣竊義同和氏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

重即權也索隱云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

我之權是也注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謂為藉君之所

謂斗筭之人誤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愛以為己資

憎則以為嘗已也

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已也含怒之深

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今據改

盧文昭云注試已下衍也字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

徑直。盧文昭曰史作則不知而屈

之智本與知通此加以為二字疑非

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

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

合而猥交之也。盧文昭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願

廣圻曰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誤當作  
史本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慎曰顧說  
是張榜本交作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  
久依史記改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意則謂已怯懦而  
有所畏懼不敢具言。盧文弨曰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略史作順先慎曰注所字趙本脫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  
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  
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彼有私急也必以公  
不忤。盧文弨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  
少其不爲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  
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  
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  
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  
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  
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俞樾  
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

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有欲矜以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

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

不知也以資其智

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

顧廣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

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

者也。顧廣折曰內讀爲納舊注誤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

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爲私患其人必

以誠而

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

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

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

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字乾道本注其異人

之自行行上有計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

字據趙本刪之無得以其所難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

滯礙之概礙也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先慎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拾補作

其斷盧文昭云無藏本作母謫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案張榜本作其斷與上

下文合今據改謫敵古通注云罪謫非自智其計則母以其敗

窮之此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

趙本注因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意

作困誤

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聘。盧文昭曰意史作忠史拂

辭互易案悟與忤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向不倒繫縻各本作

擊摩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忠字非悟藏本今本作忤正義

云拂悟當作拂忤古字假借耳繫縻藏本作擊摩是也索隱引

正作擊摩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摩作擊排案大怒謂盛怒也意忠并誤說文悟並也悟爲正字悟忤並通段字大怒之時說尤爲難無所佛悟者若觸瞽之諫齊太后是也繫摩擊摩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摩牛轡也引申爲羈束字易蒙釋文擊本作繫中孚釋文摩本又作糜陸作縶京作劇禮記學記釋文摩又作糜一切經音義十摩古文劇據二形同本書作繫糜者謂無縛束也史記作擊排索隱謂說諫之詞本無別有所擊射排擯也案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而不敢言則必如梁子之告季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子語必可與商太宰三坐是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不可通矣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汗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汗也。先慎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弨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即如字

誤而後衍  
今據刪

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先慎曰說文振舉救也

此非能仕之所恥也

盧文昭曰仕與士通索隱云韓子作士先慎曰今作仕者後人依史記改之也

夫曠曰彌久而周澤既渥

彌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彌作離注同既作未據張榜

本改史記同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曰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梅鹽相和也深計而不疑

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

斷割顧廣圻曰割史記作計

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

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先慎曰正義引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

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

先慎曰外儲說下篇宋作鄭

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

亡其財

此夕盜至故大亡也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

皆當矣

先慎曰當音當浪反下同

厚者為戮薄者見疑

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

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作之未誤其作知者依史記改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

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

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弨曰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畱士會不遣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會耳昔者彌

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

先慎曰治要別作明下用

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

先慎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

中山王孺子妾歌引作人聞無往字史作人聞往先慎按往治  
要作有是唐人所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  
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墮衛君之稱爲  
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  
人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歸藝文類聚亦作出君聞而賢之曰孝  
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罪注引作犯明罪明古則字盧文弨云選  
儲說左下明危生子皋作明字此與上文罪則亦當本作明後  
人改之史作而犯刑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刑罪是  
唐人所見皆有異曰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  
犯字今據補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爲句治要藝文類聚八  
十六白孔六帖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九百六十七事類  
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  
也讀與含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  
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  
慎曰史記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

我作食我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

要變作移

而以前之



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

盧文昭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賸字先慎曰治要無上以字之字

及下

愛憎之變也

先慎曰治要愛而字上有人主二字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

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

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

故諫說談

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

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盧文昭曰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擾字史

無柔字有擾字在下句可字之下徑尺選注作徑寸之處非顧廣圻曰柔擾同字先慎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

之為蟲御覽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若人有嬰之者則必

殺人

嬰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先慎曰

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

###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

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奉而獻之厲王。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

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

十八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其證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

而別其左足盧文弨曰後漢注引誑而作謾已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

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誤藝文類聚荆山

下引正作荆山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

盧文弨云淚藏本作泣後漢注引同先慎案王聞之使人問其

藝文類聚事類賦注御覽並引作泣今據改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

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

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

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

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

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王作主盧文弼云藏本主作王王先謙云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害字起藏本脫

然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

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

人爲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

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

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

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特作特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先慎案特即直也持當爲特殘缺字改從今本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

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

先慎曰無執業者有禁故流民急於耕農

而游

士危於戰陳

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其言責其功不敢言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

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

先慎曰周當爲用之誤道言謂法術之言也下同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昔者吳起教楚悼

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偏主而下虐

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貪按貪卽貧字形近而誤拾補改作貧今從之不

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世而

收爵祿不起於吳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云然絕滅百吏之祿秩盧文昭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減顧廣圻

曰絕滅當作纓減纓裁同字先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

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

爲政者亦損其閑尤依下先慎曰矣字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

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明法令先

慎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塞私門之請而遂公

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

家之勞於公有勞者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而顯耕

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

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連其未

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

字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

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

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

民安亂先慎曰游宦之民因請謁而得祿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

而明己之法術哉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今本所下有

以字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

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

要改下  
正作信

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

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

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

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

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衍者合當作同蒙

上此之謂同取此  
之謂同舍而言

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

幸之道也

先慎曰各本無取字  
依下文當有據治要增

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

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

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

正作  
非

參驗以審之也

先慎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

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

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

先慎曰各本

蔽作欺孤情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語意正同是欺當爲蔽之誤今據治要改而臣必重於下矣

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

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

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

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

主先慎曰弊讀爲蔽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

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

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

可以得安利也先慎曰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知詐僞之不可以得安也並無利字

即其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

之情必不幾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若以道化行

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

先慎曰化疑術之誤事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事上與

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

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

以得安

王渭曰句絕

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

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

也

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

必曰我以清

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

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

先慎曰二也當作矣

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

顧廣圻曰人上當有我安二字

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眾

盧文弨曰而以人藏本作臣

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

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



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為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

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

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

先慎曰苟當作徇形近

而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

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

主而乃以相與比周

先慎曰依下文而字當衍

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

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

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

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

先

慎曰依上文當有也字

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

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

顧廣圻

曰藏本今本弊作蔽

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

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

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

下文云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即不得不爲也又曰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此使人不

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

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

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

盧文弨云凌本有藏本張本

倒作爲愛譌今據凌本增

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

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

即其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

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

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袞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

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文弨

云目必二字疑衍先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

也。先慎曰治要弊作不因其勢。先慎曰乾道本不上有耳

本張本皆無耳必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固作而待耳以爲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

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聽。先慎曰各本無故身在深宮之中而

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

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

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

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

同困末作而利本事。先慎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衛鞅

復其身故末作困而本事利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

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

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

眾過日聞

顧廣圻曰眾字衍先慎曰眾當作罪涉上文而誤

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

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眾也

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賞告

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

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

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

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

先慎曰情實也

譏諛多誦先古

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先慎曰說文譏多言也諛妄語也此諛字當作諛言愚學溺於所聞妄談治亂誦

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

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穽

井當作井穽韓詩外傳五云兩瞽相扶不陷井穽則其幸也作井穽是其證禮記人皆曰予知聖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

知避也即智慮不足  
足以避陷奔義

又妄非有術之士

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非

字今聽其言者危

先慎曰徂於故習輕犯新法

用其計者亂

先慎曰法古循禮不敢變更

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

先慎曰與讀若爲禮記

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醯人注作小切之爲稻米是其禮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

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

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

蛭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

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

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

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弨云藏本張

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

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

欲治而惡其所以治。

先慎曰依下文治下當有者字

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

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

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

必逆於世。

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

而順於道德知之

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

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

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

顧廣圻曰幾當在難字下

此夫智士所以至

死而不顯於世者也。

盧文弨曰藏本無而字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

顧廣圻曰與

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

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

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

先慎曰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

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譌

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

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

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

賜死

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

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

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

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

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

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

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

有夫字盧文弨云毀字脫凌本有俞樾云以字衍文可而即可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凌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卽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說今據凌本補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

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

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

先慎曰釋名車裂

曰輶輶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輶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枝當作支

凡人臣者有罪

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

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

藏本今本人

下有臣字先慎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音于僞反

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哀之臣而皆曰

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

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

盧文弨云與字脫一本有先慎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字卽其證今依拾補增

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

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

顧廣圻曰當



衍有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

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外當作外不內不急力田疾作皆

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

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慎曰

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先慎按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

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

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楬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

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

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

王之功亦不可幾也盧文弨曰藏本無欲字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

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

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

夏馬之上

顧廣圻曰犀字未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馬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夏馬即堅

車夏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夏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

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

先慎曰趙本木誤永

操法術之數行重罰

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

犀車夏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

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

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

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

盧文弨曰處處本處

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

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弨云臣字

脫凌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即承此今據補

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

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

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

先慎曰乾道

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

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

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

盧文弨曰黔藏本張本作黥本當作鉗顧廣圻曰當作

黥先慎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則桀黥黔劓刑在面趙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

敗其形容以爲智

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

先慎曰刑當作形而

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

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

之陵若此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

不畏重誅不利重

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末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

外傳

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

亡之主言也

先慎曰謂讀爲爲殺策作弑

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楚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

雖長年而美材

盧文昭曰美材藏本張

本作

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

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姦篇

豪傑之士即上所云有術之士

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

盧文昭曰弑

外傳作捨顧廣圻曰藏本的外傳是也策外傳皆作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

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

立也。

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

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

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

先慎曰左襄

二十五年傳作臺

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

公乃走踰於北牆。

先慎曰北策外傳作外

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

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

盧文昭曰李之外傳作世

兒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

先慎曰事互見喻老篇

卓齒之用齊也。

廣圻曰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傳皆作淖今按卓淖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淖或作卓先慎曰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淖

擢湑王之筋懸之廟梁。

先慎曰湑策外傳閔御覽引亦作閔

宿昔

而死。

先慎曰宿昔策作宿夕

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

射股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射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股上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

下比於近世。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近世作近臣誤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未至擢筋而餓死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盧文弨云於字脫藏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補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

韓非子集解卷第五

長沙王先慎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

小民內困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昭云右仗凌本作內困今據改好宮室

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

願廣圻曰句絕器下當有脫字

罷露百姓煎靡貨

財者可亡也

先慎曰露當作潞贏也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

用時日事鬼神信卜

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眾言參驗

先慎曰乾道本不以眾言四

字作以待二字盧文弨云一本作不以眾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眾言得失今據盧

校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

可亡也。先慎曰八姦篇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緩心而

無成。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而作而無今據乙柔茹而寡斷好惡無

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弨云凌本

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

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

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顧說好

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

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

和。盧文弨曰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

和。盧文弨曰愎。藏本作愎。



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

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

顧廣圻

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下

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專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

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知

有謂可四  
字爲一句

出君在外而國更置

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

補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

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

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懷  
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

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

先慎曰習字疑  
誤未詳所當作

賊生者可亡也大

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

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襍公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  
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

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

也無地固

盧文弨曰  
無地一本倒

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

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

先慎曰楚語臣能  
自壽也注壽保也

主數卽世

慎曰數音  
色各反

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

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强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

亡也變褊而心急

先慎曰拾補變作偏盧文昭云一作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舉形

相近俞樾云變當讀為辨說文心部辨一曰急也是與褊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辨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輕疾而易動發  
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字為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  
必先慎曰訾量也主多

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教上有欲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無

貴臣相妬

盧文弨曰臣各本皆作人

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

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

先

慎曰入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

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

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

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

顧廣圻云藏本今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强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鄉曲之善舉官本世下有細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

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

先慎曰親讀爲新

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

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多

先慎曰張榜本趙

本太作大字同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

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

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

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僻字又作敖左襄二十年傳大夫敖本又作傲是其證盧文弼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藏本作傲下

張本亡徵者非曰必亡

盧文弼曰一本有也字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

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

先

慎曰下其字疑衍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

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

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

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

王先謙曰舉臣猶言眾臣若

後世言舉朝之比

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

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

使人

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

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

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

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

惡自治之勞憚使

羣臣輻湊用事

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願廣圻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

因傳柄移藉

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

先慎曰是又其守之不完也

此謂

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

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

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

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

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

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

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

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

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

壹心同辭以語其美

先慎曰壹趙本作一

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

顧廣圻

曰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

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

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

劫止塞則王矣

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注者止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

止塞作  
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



肉之恩也。

先慎曰思疑親之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

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

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

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

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

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慎曰顧說是也

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

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

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

扼昧謂暗中絞縊也

之

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

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橋

兀之異文楚之橋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橋兀春秋矣

人主之疾死者

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

王臣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

先慎曰御覽七百

二十四初學記  
二十引傷作腸  
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先慎曰御覽初學

記引利下有之字  
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

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

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

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

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國顧廣圻曰策趙四有

此下四句暈圍作暉誤當依此訂  
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

舉不參之事  
盧文弨曰王臧本作主  
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

外之失  
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云  
省同異之言以

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  
先慎曰拾補參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凌本作參顧廣圻云今本作

三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  
眾事之端

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士無幸賞。顧

參之舊脫皆字之字先慎曰趙本無皆之二字。廣圻曰無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按本書南

句絕。無踰行。面篇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即此無踰行之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則姦邪無所容其私

意。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矣。今按此與徭役多不相接私字下當有脫文先慎案矣字當

有今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賢曰謂

據補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言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徭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

也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慎曰

下云徧借其權勢即此義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

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

亦明矣然而金鷺間之。盧文弨曰鷺張本作鬲下同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

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今據補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

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

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

以備

。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然字盧文弼云然字衍張凌本無今據刪

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

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

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

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

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

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

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混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

。顧廣圻曰當衍任下在字

又必反與其所不任

者備之

先慎曰衛嗣君貴薄疑以敵如耳是也見七術篇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

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先慎曰是恐為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繼前

之所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

臣之威

顧廣圻曰當行而字以十二字為一句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

作

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讐相憎者朋黨

而相非

先慎曰意林非作誹下同

非讐交爭則主惑亂矣

先慎曰意林無亂字人

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

信無以不禁

偽為忠信然後不禁

三者悖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

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為解而不加罪

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

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有壅於言者二者

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

顧廣圻曰句絕

少索資以事誣主

顧廣圻

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矯爲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

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

王先謙曰多之猶言賢之

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如是者謂之誘

顧廣圻曰誘下當有於事二字

誘於事者困於患

王先謙曰言如此

者必爲憂患所困

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

王先謙曰下云出

大費而成小功也如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

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

凌本有有上事字行凌本無顧廣圻曰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

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

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

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愾主主道者

先慎曰謂爲主之道

使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

任下

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言責事以事責人臣功不專任一臣凡下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

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

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

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

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慎曰

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倒張本作有必凌本作知有先慎案張本是今據改又有不言之責言

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

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文端下

當有末字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

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羣下之意同曉然於主心有為之者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

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

○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

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則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韋杜注晉掌卜大夫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顧廣圻曰逞



立其治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為未誤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藏本

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顧氏知拂民心說在與適民心相對而不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

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

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

相是以愚贛竊墮之民

盧文弨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

同今本贛作贛墮作情按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謬今據改

苦小費而忘大利也

顧廣圻曰逕按

故蚤虎受阿謗

顧廣圻曰句而輒小變而失長便

顧廣圻曰逕按

當故鄒賈非載旅

顧廣圻曰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

顧廣圻曰逕按故鄭人

不能歸

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

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尚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慎曰顧說是外儲說左下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

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

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趙世家悼襄王三

年龐煖將攻燕會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圻曰未

詳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今據補按趙國亂節高顧廣圻曰

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即其事也節作飾誤十過篇其行矜而意高藏本同今本

非他時之節也即此節高之義自以爲與秦提衡先慎曰

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春葢不拔世家悼襄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

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

矣先慎曰攻出二字互誤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圻曰世

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即其事也龐援揄兵而南則

鄣盡矣

盧文弨曰龐援即龐煖亦作龐涓顧廣圻曰援讀爲煖史記燕趙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煖煖煖同字

耳南者兵自燕返也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

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趙以有字王渭曰上有字讀爲又

其大吉地削兵辱

先慎曰乾道本地作利盧文弨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

主不得意而死

先慎曰趙世家悼襄王九年卒

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鄉攻盡陶衛

先慎曰魏安釐王事見有度篇

數年西鄉以失其國

先慎曰魏景湣王

事見史表世家

此非豐隆五行太一

先慎曰張趙本一作乙字同漢書天文志作泰一

王相攝

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

先慎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

伐可以伐人數上不當有非字承上此非言下非數年在東也非字亦衍

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

奎台非數年在東也

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適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

者亡地以戰不勝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

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

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

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

者亡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下治強者王句同

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

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

。先慎曰乾道本吳作吾顧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

吾吳二字他書亦有相亂者先慎案下均作吳似應一律今據改

身臣入宦於吳

。顧廣圻曰臣字當衍先

慎曰趙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官於吳越絕書請羅內傳外傳記地傳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改也本書自

作宦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是其證

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

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

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

。顧

廣圻曰二荆字皆當作邢

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

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

先慎曰乾道本魏攻作攻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渭云戰國策二作魏攻蔡

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顧廣圻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卽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

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

聽秦上此與上諸不聽相

承爲文也先慎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聽

魏恃齊荆爲用而小

國愈亡

顧廣圻曰魏上當有脫文此複說上文邢鄭曹許之恃吳魏恃齊荆爲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

故恃

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

而削魏不足已存鄭

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爲不足已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爲

不足已存曹言之其不足

以存鄭當言魏攻也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

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

顧

廣圻曰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文民雖寡逗強句絕國雖大逗兵句絕其句例同先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

賞罰敬

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顧廣圻曰弱者二字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無地無民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俞說是也

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

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文弨云凌本有

以字君作古今據改

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

人也主以是過予

先慎曰乾道本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臣

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

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

先

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人張本作臣今據改

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

匱而民望

先慎曰望怨也

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

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

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

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

友豎穀陽

顧廣圻曰十過篇無其友二字先慎曰他書無以穀陽豎爲子反友者呂覽權勳篇淮南人間訓高誘

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友字當爲衍文奉卮酒

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

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

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

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

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

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

慎曰與字當有說見十過篇

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

進酒也非以端惡

端故也

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

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

辟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從憲令行之時之方明國律逗從大軍之時句當燕

之方明奉法逗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强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有功者必賞有

罪者必誅强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子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

予二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强

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三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燕之

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

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

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



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

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弼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

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案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

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

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弼曰之君二字凌本無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

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

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曰首以遵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清而無事

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

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

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

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

傳於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

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渭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

故佚而有功。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顯廣圻云今本

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先慎案

下故勞而無功與此句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

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慎曰乾道本於作將顯不知道之故故

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慎

爲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

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慎曰而巧說者用。先慎

謂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

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

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來作求又好

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

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則背

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顧廣圻曰疾

下富有。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

脫字之主殺子胥比干是暴亂之主凡此稱說古人皆以劫制其君

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管仲不世出進諫者非必

比干子胥故曰。若是者禁。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

不可以取類。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按有者字是

也四字為句。君之立法。顧廣圻曰逗此與以法為非者是邪。盧文

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為非者是邪。昭曰者

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慎

曰顧讀誤當於下是耶句此立私智之臣動與法違故以法為

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

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過法立智。俞樾曰上邪字衍文

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過法立智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

為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

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

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凌本作以邪為

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為句以智過

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

讀為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

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如是者禁。顧廣圻曰主之道

私智是其所見本尚作知字不誤如是者禁。顧廣圻曰主之道

也。顧廣圻曰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圻曰

四字為句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圻曰

者禁至此今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

皆失其讀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

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

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

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先慎曰人

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

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

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  
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  
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爲也先慎曰乾道本害作富爲作  
行案意林富作害行作爲今據  
改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  
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  
下有也字王先謙曰上爲  
字于  
僞反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  
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  
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  
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集解卷第五終